

简多玛《字典标目》的考察

杨 一 鸣 · 花 蕾

An Examination of Thomas Jenner's *Tsze Tèèn Piào Mūh*

YANG Yiming, HUA Lei

Tsze Tèèn Piào Mūh is a textbook used by westerners to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radical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any westerners have come to China extensively since the arrival of missionary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in Guangzhou. To read Chinese classic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became their essential task. Then, when they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they first learn about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Therefore, Westerner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adical system. That's when the book was written. The author Thomas Jenner uses the scientific associative mnemonics, and 214 radicals correspond to English keywords. These English keywords are related to voice and meaning and are written in a sentence. In addition, this book includes the written of Japanese Kana, dynasties, king's names, and places of both China and Japan. It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linguists at that time and had a certain value in academic study and research.

Keywords: Thomas Jenner, *Tsze Tèèn Piào Mūh*, radical, mnemonics

关键词：简多玛，《字典标目》，部首，助记符

前言

以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抵达广州为开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们开始在华开展传教活动。五口通商之后，不仅是传教士或外交官，以经商为目的或一般身份的欧洲人也广泛来华，他们或出于传教需要，或出于阅读中国文章典籍的需要，或单纯因为生活的目的学习汉语，而学习汉字就是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汉字学习无疑是一件难事，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字典——《康熙字典》有4万7千余字，完全依照《康熙字典》来学习显然不太现实，他们中有的利用中国传统的识字教材《三字经》，《千字文》来学习汉字，有的使用其他的材料。由西洋学者编写，较为知名的教材有万应远（Robert Thomas Bryan, 1855-1936）编著的《华语拼字妙法》（*Two Years' Course of Stud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其中包括506个汉字及2000个常用词；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编著的《百

个最好的汉字》(*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¹⁾，这两本教材编写思路比较类似，都是先学习汉字，然后再学习由字组成的常用词，最后学习例句，以此提高口语能力。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的《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 是提供给初学者学习汉语和汉字的教材，在汉字部分花了相当多的篇幅用于学习汉字的“部首 (radical)”与“字根 (primitive)”。另外，马礼逊的《五车韵府》(*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的《语言自述集》(*Yü Yen Tzu Êrh Chi*) 等作品也被外国学生视作学习汉字的入门教材。当然，无论是否使用这些书籍或教材，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在学习汉字时，都普遍需要从部首开始学习。

一、简多玛与《字典标目》

《字典标目》主要是一本用于学习部首与日语假名的教材。简多玛或是《字典标目》并不出名。笔者知道简多玛以及《字典标目》的契机是在整理翟理斯相关的文献与材料时，他在著作 *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 的 “The Book Language of China (中国的书面语)” 一节中，写有如下的注：

In my opinion, Professor Stokes' system of aids to the memory could never be utilised by the student of Chinese. I venture to say this, not wishing in any way to depreciate an otherwise valuable help, with the merits of which I myself am personally acquainted; but from a desire that no intending learner should quit the main road in search of a short cut, the very existence of which to me seems exceedingly doubtful.

(在我看来，斯托克斯教授的记忆辅助系统不可能被学习中文的学生利用。我冒昧地这么说，我并不是想贬低一个有价值有帮助的方法，我本人对它的优点也很了解；而是希望有意学习的人不要为了寻找一条捷径而放弃大路，在我看来，这条捷径的存在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这里所提到的斯托克斯教授 (Professor Stokes)，应该是指 William Stokes，他并不是一名传教士或是汉学家，也没有来华经历，而是一名主要从事记忆方法研究的教授，笔者在进行考察后发现了以斯托克斯的理论为基础编写出的《字典标目》。翟理斯对这一方法持怀疑的态度，并认为不能够有效的帮助到外国学生学习汉字，认为这只是一种“捷径”。虽然简多玛或是《字典标目》并不是十分出名，也鲜有学者或论文提及，但书中提到包括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庄延龄 (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景雅各 (James Gilmour, 1843-1891) 等知名传教士都对这一方法表示赞扬，王韬 (1828-1897)，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等人也为简多玛提供过帮助，并且其中部分内容是与萨摩斯 (James Summers, 1828-1891) 共同完成，具有一定的考察、研究的价值。关于这一理论及教学法将在下文进行重点讨论。

1) 翟理斯还为这本书编写了续篇，两部共计200个常用汉字。

1. 作者及版本信息

关于简多玛或《字典标目》的先行研究，只有叶新，潘俊辰，周雷雷（2021）所写的《“简多马”何许人也》一篇文章。文章从郭嵩焘，刘锡鸿，王韬的材料出发，对简多玛的身份、生平与众人交往经历进行了考察，提到除了《字典标目》上“简多玛”的印以外，也有“占拿”，“詹那”的称呼。文中对简多玛的考察与笔者从书中所了解的基本吻合，《字典标目》中也谈到了作者简多玛与郭嵩焘，王韬的交往，并且书名“字典标目”实际是来自郭嵩焘的题字。除《字典标目》外，简多玛还著有：

Mnemonic Geography, Brace, Brace & Company, 1869

That Goodly Mountain & Lebanon, Hamilton, Adams, & Company, 1873

The Nanking Monument of the Beatitudes, W. Clowes & sons, limited, 1911

其中 *Mnemonic Geography* 内容主要是用助记法来记忆中国省份地名，方法与《字典标目》近似。

另外，文中谈到简多玛是“英国中国协会（The China Society）”的成员，但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考据。笔者通过查询《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也证实了这一点，1907年的《教务杂志》上写有一则《字典标目》的简单书评，确实提到他是“中国协会”的成员（The China Society）²⁾。在1907年的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会杂志（*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有一篇关于中国协会的文章³⁾，其中提到中国协会是最近新成立的协会，主席是 Wang Ta-sieh 和 Sir Robert Douglas，据笔者考察这二人也就是汪大燮与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授，曾著有《李鸿章传》），协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1907年1月28日，翟理斯的次子翟林奈（Lionel Giles, 1875-1958）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此外，简多玛在序文中写到，他参与了1868年皇家亚洲协会的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这一学习法，当时的评价褒贬不一。而翟理斯也是皇家亚洲协会在籍最长的成员，其任期长达55年。因此，翟理斯知道这本书或这一理论并不奇怪。总之，中国协会和皇家亚洲协会关系密切，简多玛与皇家亚洲协会的成员们交往密切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另外笔者在查询皇家亚洲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后，发现1905年与1907年的杂志上，有《字典标目》的书目简介，其中1905年度的简介后有一个括号，备注“Rochester 1904”，猜测该书第一版的出版年份是1904年。遗憾的是，笔者并没有找到初版的更多信息，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与《“简多马”何许人也》一文中使用的同为1907年的第二版，可以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及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图书馆查询到该书资料，出版社为 Luzac & Co.。

2) 经谢兆国的指正，中国协会是独立存在的协会，这里所引用的材料也来自谢兆国。谢兆国，（中国）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

3) 具体文章是“The China Society”，*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7: 226)。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 J. C. F.，也就是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

2. 《字典标目》的构成

《字典标目》的英文名为“A Guide to the Dictionary”，从英文名来看，这本书是用于学习使用字典的指南。书中实际内容包括“中国（China）”及“日本（Japan）”两部分，分别学习汉字部首与日语假名，掌握后就可以使用中日两国的字典，书内同时简述了两国的历代统治者及部分地理、历史知识，采用同样的方法学习这些人名、地名。《字典标目》第2版共121页，其中序文包含在“中国”部分内，序文中简要提及了全书的构成，具体分节如下：

Part 1, China : Title, Dedication, Letter from Mr. Stokes, Preface,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Directions to the Binder, Introduction, Essay, Mnemonic Prompters, The Chinese Radicals, The Chinese Dynasties, The Chinese Emperors, The eighteen Provinces of China,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Astronomical Illustration, Sunday Statistics, Diamond Jubilee Ode Type-setting by aid of Mnemonic keys, Arithmetic of the Chinese Confucius and the boy Hiang-toh

Part 2, Japan: Introduction, Japanese Syllabary, Japanese Emperors, Geography of Japan, To the memory of Bishop Schersechewsky

序文前包含一页献词：

Dedicated to Edward Harper Parker ESQ^{RE}, (Formerly H.M Consul at Kiung Chow.)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th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in recollection of Chinese studies, made together un Professor James Summers, in 1867.

从这篇献词知道其献给庄延龄，并以此纪念在1867年与萨摩斯一起进行过的中国研究。在1907年的 *Asian Review* 上，庄延龄为此书写了一篇书评，并回应了简多玛：

As my old friend Mr. Jenner has done me the honour to dedicate his book to me, I cannot refrain from the pleasure of welcoming the appearance of a second edition. As the spelling of the title indicates-the spelling of Dr. Morrison and Dr. Summers, dating from nearly a century ago-Mr. Jenner's conception of Chinese study has rather an old-world air about it..

在这篇书评中，庄延龄对简多玛表达了感谢，以此看来，萨摩斯、庄延龄应该都是简多玛熟识的好友。庄延龄提及了该书实际采用的是马礼逊与萨摩斯的拼音方式，笔者比较了《字典标目》与马礼逊的《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萨摩斯的《汉语手册》(*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214个部首的拼音，发现其中大部分来自《汉语手册》，少部分来自《字典》。并且简多玛也做出了些许调整，例如第208号部首“鼠”，在《字典标目》中给出的拼音为“shù”，不同于《字典》的“shoo”或萨摩斯的《汉语手册》的“shù”。此外，简多玛在某些音调上也做出了调整，例如，第144号部

首“行”，在《字典标目》中的发音为“híng”，而《字典》是“híng”，《汉语手册》是“hîng”。萨摩斯除了汉语方面的研究外，在日语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发表过许多关于日语及日语语法相关的文章，也翻译过日本诗歌，因此《字典标目》中的“日本”部分或许受到了萨摩斯的影响。简多玛在书的第74页，则提到王韬曾将一套中文字体（Chinese type）赠送给了自己。另外，书中插入的一篇“上帝怜爱罪人”，实际上是来自伟烈亚力。总的来看，简多玛不仅受到了当时很多专家的帮助，也与以皇家亚洲协会为代表的整个英国汉学圈也十分熟识，并且交往密切。

斯托克斯教授的书信为手写体，其内容如下：

13th September 1906

I have pleasure in granting to Thomas Jenner the limited use of some of my memory working arrangements, as set forth in the Preface of the Second Edition of his book entitled “Tsze Teen Piao Muh”

William Stokes

信中斯托克斯教授对简多玛使用自己的理论表示感谢，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发现在康奈尔大学所藏版本的正文后，包含一则由“Rev. S. D. Scammell”写的“回顾（A Review）”，共计14页，对《字典标目》做了简单的回顾，落款时间为1905年，而斯坦福大学收藏的版本则是没有这一部分的。从出版时间来看，应该是介于初版和第二版之间，可能是以“别册”的形式单独出版，康奈尔大学则把它与第二版一同收录了起来。在这一则回顾中，谈到了简多玛与斯托克斯是“old friend and pupil”的关系，既是好友也是老师与弟子，因此简多玛使用斯托克斯的理论也并不奇怪。康奈尔大学收藏的版本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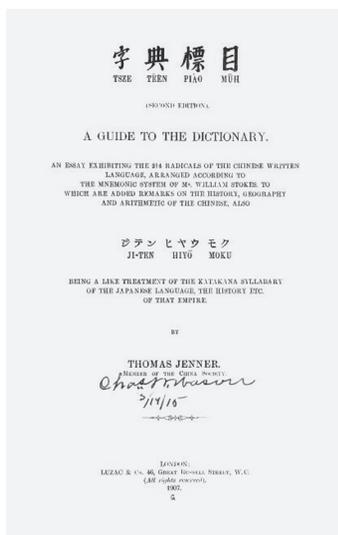


图1. 康奈尔大学收藏的《字典标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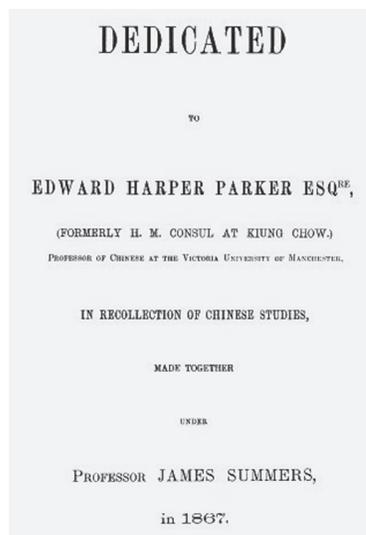


图2. 献词

二、《字典标目》的体例

简多玛的《字典标目》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其中前84页为“中国”部分；第85页开始到最后为“日本”部分。本文主要围绕“中国”部分的体例展开讨论。《字典标目》助记法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句子来记忆发音及意义。在此举一个书中的例子：第84号部首“气”，所给出的句子为“**Fire is the Key of VAPOUR**”，简多玛用不同字体标出“fire”，“key”和“vapour”，意为这三个词是关键词。“key”是谐音“气”的发音“k'i”，“vapour”指“气”的意思，但关键词“fire”以及整个句子则看似并非与主题有关。实际上，这些句子并不是随意造出的，简多玛为助记法设计了一套独特的体系。

1. 助记符号码表的体例

首先，简多玛在部首列表前做了如下准备：

(1) 导入了斯托克斯的助记符号码列表（图3）。

Sounds	T	N	M	R	L	Sh. or Ch.	K. Q. or	F	P	Soft C
	D					as in Chair	hard G or C	or V	or B	S or Z
Numbers	1	2	3	4	5	6	7	8	9	0

图3. 斯托克斯的助记符号码列表

图下方写有一个注，进行了简单的解释：

N. B. Double consonants are taken as single. Vowels do not count. For memorizing the 214 字部 (radicals or kays) of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s, I have availed myself of Mr. Stokes' copyright, privately circulated lists of Mnemonic numbers, and applied them as exhibited in the pages of this essay to the mastery of those invaluable passes to the storehouse of Chinese Literature.

(双辅音被看作单个辅音，元音不计数。为了记住汉字书面语的214个字部，我获得斯托克斯先生的版权，斯托克斯先生个人的助记符号码，翻阅了记忆体的数字清单，并且按照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将其应用于本篇文章，以此来进入中国文学宝库的宝贵通道。)

这一串号码列表来自斯托克斯，主要是服务于接下来所要使用的英语词，对词的选择及排序进行限制。并且此助记符号码的编排基本与现代国际音标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缩写IPA) 相吻合。也就是说，斯托克斯将所涉及的英语的辅音按照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的不同分为了10个单元。其中同一个发音部位的清音和浊音，不进行细分，统一当作一类。斯托克斯的英语辅音分类与国际音标和发音部位的对应关系如下：

表1 斯托克斯的英语辅音分类与国际音标和发音部位的对应关系

Numbers	Sounds	IPA	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1	T D	t d	齿龈	塞音
2	N	n	齿龈	鼻音
3	M	m	双唇	鼻音
4	R	r	齿龈	颤音
5	L	l	齿龈	边通音
6	Sh. or Ch. As in Chair	ʃ tʃ	龈后	擦音
7	K. Q. or hard G or C	k g	软腭	塞音
8	F or V	f v	唇齿	擦音
9	P or B	p b	双唇	塞音
0	Soft C S or Z	s z	齿龈	擦音

(2) 在助记符号码列表的基础上, 构建了由240个词所组成的关键词提示符表, 并且分为“0-99”与“100-240”两组:

① Key to the first hundred Prompters (前一百个助记符)。见附录1。

第一张表采用的是“10乘10”的模式, 第一行为“0-9”, 第二行为“10-19”以此类推, 数字代表着康熙字典部首的顺序, 例如前文举例时提到的, 第84号的词是“Fire”, 因此康熙字典第84号部首“气”的助记句子中关键词为“Fire”, 康熙字典显然没有第0号部首, 这里的第0号实际上是第100号。单词的选择是按照前文设定好的助记符号码表排列的, 例如十位数字为1的“11-19”号, 单词开头的辅音被限制在“T”或“D”, 因此10-19号的词为“Daisy”, “Date”, “Den”等。除了首个辅音的限制, 最后一个辅音也同样加以限制。例如, 第48号, 可以理解为“4+8”的模式, “4”限制词头辅音为“R”, “8”限制结尾辅音为“F”或“V”。因此如下划线所示, 第48号的单词为“Rooof”。也有一些单词是以元音结尾, 例如第57号的“Lake”, 但简多玛在之前已经提醒过读者, 不考虑母音。前100个关键词是在这样的限制下选出的, 总的来看, 选出的单词都是比较常用, 简短的词。

② Key to the second Hundred Prompters (后两百个助记符)。见附录2。

101以后的号码, 也就是三位数的词, 采取了另一种编排方式。与0-99相同, 限制了每个关键词的首个辅音, 但最后一个辅音则没有进行限制。在此表的左侧给每一行添加了一个“类名”, 主要以人类生活为中心将其分门别类。例如, 第一行最左侧是“School”, 也就是说这一行的单词, 都是“学校”里存在的事物。下面几行也是同样的道理, 依次为School(学校)、Draper(纺织)、News-vendor(卖报人)、Milliner(服饰用品)、Artist(美术)、Lock-smith(锁匠)、Jeweller(宝石商)、Grocer(食品杂货商)、Fruiterer(水果种植者)、Poulterer(家禽商)、Astronomy(天文学)、Types&Tropes(种类与附加)、Natural History(自然、历史)、Meteorology(气象), 共14类。部分单词与种类的关系比较牵强, 例如“Jeweller 宝石商”一行中, “Barometer 测量仪”显然与“宝石”关系不大。笔者认为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限制了辅音, 限制了种类的情况下, 可选的单词很少, 因此只能选一个相对比较符合品类的单词。当然, 也不能排除当时的“Jeweller 宝石商”也贩卖“Barometer 测量仪”的可能。

这张表并不是以“214”结束, 因为除了214个部首使用这张表, 中国的朝代名, 统治者名, 日语的假

名，日本历代统治者名都使用这张表，中国统治者从“大禹”开始“光绪”结束，共237名，所以列表以239为最后一项，第238与第239项没有得到使用，只是单纯为了填满列表。

2. 部首列表的体例

具体来看，部首表由五个项目列构成，从左到右依次为序号、部首、发音、字义和助记句子。例如，第9号部首“人”（见图4）：

9	人 contr. 亻	jin	a man	A bee may taste the gin which an old MAN may spill.
---	---------------	-----	-------	---

图4. 关于“人”的体例

每个助记句子都导入了一个小故事，以此方法将助记符—发音（或谐音）—意义，三个要素串联起来。助记句子中，靠前的粗体单词**bee**即助记符，也就是助记符号码表中的关键词，靠后的大写粗体单词**MAN**表示此部首的含义；而中间部分的古罗马字体gin⁴⁾则是此部首（或汉字）的发音。简多玛在书中列举了助记句子的三种模式（见原文P2）：

例1. 气：Fire is the **key**⁵⁾ of VAPOUR. 见图5。



图5. “气”的模式

通过例1可以看出，此助记句子首先是由一个具有关联性的英文单词Fire（火）开始的，由此引申到“气”的发音“ki”，再到“气”的含义Vapour（烟雾）。将Fire-Ki-Vapour此三个部分串联起来后即为：**Fire is the key of VAPOUR.** 我们可以理解为：着火（**Fire**）了就会生出一种叫做“气”（**Ki**）⁶⁾的烟雾/蒸气（**VAPOUR**）。这一具体情节不仅能够将字音与字义串联起来，更加有助于记忆。这种模式最为简单、直接，“fire”和“气”可以理解为同一类事物，因此模型是一条直线。

例2. 犬：“**Baa (r)**! says the sheep. “**q.n.**”⁷⁾ (Quid nunc?) says the **dog**. 见图6。

4) gin 同 gin

5) key 同 key

6) 原文中在表示“气”的发音时，在图示部分用“ki”表示，在文章中则用“Ki”表示。本文遵照原文的标记方法。

7) q.n. 同 q.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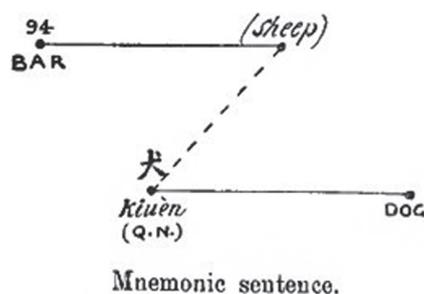


图6. 关于“犬”的助记模式

与例1相比, 例2更为复杂, 分为前半句和后半句。简多玛提到这个例子在214个部首列表中的联想结构是最为复杂的。首先, 这里的Bar并不是“酒吧”一词, 而是拟音词, 羊的叫声Baa(r)。这一点从简多玛在文中的助记句子的首个关键词的表记Baa(r)可以看出。另外结合助记句子的意思, 可以推断此处并不是为了表意用Bar, 而是为了表音用Baa。所以前半句为“Baa(r) says the sheep”, 下半句从“羊”联想到“犬”。而“犬”(kiuèn)的发音与“q”、“n”连读相近, 故用“q.n.”来代表(简多玛用括号作了补充, 说明“q”和“n”理解为“quid nunc”的缩写)。将Bar-sheep-Kiuen-dog这4个要素串联到一起, 第二和第四个词表示动物, 第一和第三个词表示其相应动物的叫声。助记句子为: **Baa(r)!** says the sheep. “**q.n.**” (Quid nunc?) says the **dog**. 这个句子不是直接关联“犬”的发音与意义, 所以模型是一个“Z”型。

例3. 小: When **ruin** overtakes the great, then **see you**⁸⁾ **SMALL** they are. 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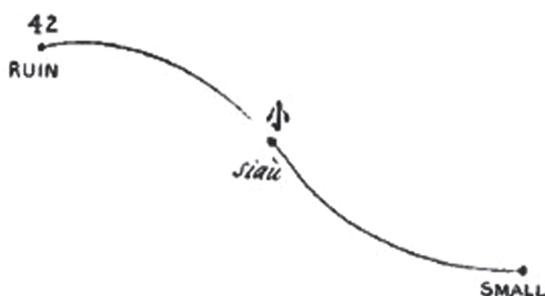


图7. 关于“小”的助记模式

与例1相同, 例3的助记句子也是由“助记符—发音(或谐音)—意义”三个要素构成的。但是, “小”的发音“siaù”是由英语的see和you两个单词的谐音拼在一起的, 而并非是1对1的关系。因为“ruin”和“小”没有如例1那样的具有直接的联系, 所以给出的模型是一条曲线。也代表着没落(ruin)则会变得渺小(small), 所以这条曲线是从上到下的。

《字典标目》中, 发音与英语单词的关系, 并非是一一对应的。譬如上文例3中, “小”的发音“siaù”, 对应的英语单词则是see和you两个。除了一对一的关系以外, 还有以下六种情况(图8):

8) **see you** 同 see you



图8. 谐音与英语发音的关系

A. 发音与一个英语单词的前半部分相对应（这里笔者用粗体表示）。如：

工 kūng → **coongress**⁹⁾

助记句子：The **roof** of the **coongress** hall is a splendid piece of **WORK**.

B. 发音为一个英语单词的后半部分。如：

、 chù → **eschew**¹⁰⁾

助记句子：We **may** **eschew** to **POINT** a friend the way.

C. 发音为两个英语单词相加。如：

△ meū → **may you**¹¹⁾

助记句子：Your **navy**, Britain's Sovereign, **may you** never **CROOKED** see.

D. 发音为一个英语单词的后半部分和另一个英语单词相加。如：

冂 chwāng → **match wang**¹²⁾

助记句子：This **baize** dont **match**, **wang** look upon the **COUCH**, (for other).

E. 发音为一个英语单词和另一个英语单词的前半部分相加。如：

欠 k'ien → **key aint**¹³⁾

助记句子：Of **cash**-box **key aint** I in **WANT**, I do not like **TO OWE**.

F. 发音为一个英语单词后半部分和另一个英语单词的前半部分相加。如：

卩 tsī → **its silver**¹⁴⁾

助记句子：The **niche** in **its silver** case contains the Charter **SEAL**.

这里 A 类型的“工”的发音“kūng”只与英语单词 **coongress** 的前半部分的 /k/ 和 /g/ 的相对应，而与后半部分的 **ress** 的发音无对应关系。本文参照简多玛的表记方法，将与发音有关系的英语字母用古罗马字体表示，而与发音无关系的用新罗马字体表示。而与 A 类型相似，“、”的发音“chù”只与英语单词 **eschew** 的后半部分的 /tʃ/ 和 /u/ 的相对应，而与后半部分 **es** 的发音无对应关系。以此类推，笔者将这些汉字（或部首）发音与对应的英语发音中非一对一关系的类型总结为 A～F 六类。

9) **coongress** 同 **congress**, 简多玛使用双 o 形式表记, 现代英语中同 **congress**。

10) **eschew** 同 **eschew**

11) **may you** 同 **may you**

12) **match wang** 同 **match wang**

13) **key aint** 同 **key aint**

14) **its silver** 同 **its silver**

3. 历史朝代、皇帝列表的体例

在汉字部首表之后，收录了前文提到的从夏朝至大清的26个中国朝代以及从大禹到光绪的237位历代君王。序号依然可以与助记符号码表的单词相对应，列表中的助记句子的编写思路与214个部首列表的编写思路相同。由于历史年代、皇帝名称中以二字词居多，故发音的标记方法大多采用上文中的例3的标记方法。例如：“高祖”给出的句子为：“Giving **vinegar** to the **cow**¹⁵⁾. As to profit in the pail; well! **It soon**¹⁶⁾ will not **BE MUCH**”。此处可以看出，“高祖”的发音由 **cow**、**It** 的尾音和 **soon** 三个单词构成，并且它们并不是连在一起的词¹⁷⁾。而在词义方面，可以看出助记句子所传达的词义主要还是围绕着“高祖”二字本身，突出“be much·最高级”的意思，而不是皇帝名称。在朝代、皇帝列表后，简多玛对中国历史及地理进行了简单地描述，包括各行省与省会名字，还附有一幅中国地图，名为“大清一统图”。

三、《字典标目》的教学法及评价

1. 发音 / 谐音教学法的理论依据

从上文关于体例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字典标目》中有关每个部首的发音都是通过助记句子的英语单词来表达的。这样的方法起到了提示发音的作用，但难以确保其准确性。这种方法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在学习外语初期或学习较难记忆的历史年表时，学习者经常采用的方法。

中国人学习英语经常会用汉字标记英语发音，有的为了加深记忆也会将其编成一个故事。例如：(1) How do you do? (好 hao 肚 du 油 you 肚 du)；(2) I love you (爱 ai 老 lao 虎 hu 油 you) 等等。而在日本也用同样的方法来记忆英语发音。例如：(3) デモクラシー (de mo ku ra shi i) でも暮らしいい? (de mo ku ra shi ii)；(4) ディクショナリー (di ku syo na ri i) 字引く書なり (ji hi ku syo na ri) 等等。此助记方法以辅音为基准，并且尽量与词义接近。

根据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采用这样的谐音助记法时，首要考虑的都是辅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有声无声问题则其次考虑。相较于辅音，谐音助记法并未执着于元音的发音部位是否一致，而是按照 IPA 的元音标注，在 i-e-a-o-u 中选用就近原则，更不拘泥于长音与短音的区分。总而言之，谐音助记法的选词原则基本上与斯托克斯的分类法一致，都是以辅音为基准。

2. 助记句子模式的理论依据

通过上文中体例部分的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简多玛的助记句子有三种模式。如果用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分析的话，这种助记句子是从“既有知识”向“新知识”推进的过程。这与人类本身获取新信息的过程基本一致，是比较自然地习得。就像多鹿（2017）中所阐述的那样（翻译自笔者）：

15) **cow** 同 **cow**

16) **soon** 同 **soon**

17) 原文中“祖”的发音用 **It soon** 表示（见原文 P57），但是从“高祖”（Kaou-tsoo）韵尾的发音来看，**It soon** 最后的 **n** 的部分应该删除。

在获得新知识时，即使是孩子，也鲜少以被赋予的形式来获得新知识。孩子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知识（既有知识）与应该新获得的信息进行对照，通过改变应该获得的信息使其符合既有知识，或者改变既有知识，把新的信息作为知识来获取。知识的这种获得过程，与其说是用单纯的背诵方式来获得信息，不如说是孩子的知识构成。

（多鹿 2017：28）

在非汉字文化圈的人学习汉语之初，在他们对汉字一无所知的阶段（“既有知识”近乎于零的状态），通过一种巧妙的、学习者可以接受的方式，将“既有知识”（英语）与“新知识”（汉字）进行对照，可以说这是一种知识构成的过程。

而在《字典标目》中，这种新旧知识间的对照方式，并非是单一的，而是需要一些简单的处理才能够通向目标语言。简多玛在书中给出了三个例子，代表三种知识获得的过程，三种处理形式各不相同：

（1）Fire-气 (ki)-Vapour (图9)

助记句：Fire is the key of VAPOUR.

这个形式是整个助记句子中最容易理解的一一对应的形式。通过下图可以看出，此种形式的处理结构由“助记符”Fire（火）转移至“音”k'i，再到“义”Vapour，是比较单一的过程。这是学习者最容易产生联想的一种方式，在书中出现的也是最多的。



图9.“气”的联想方式

（2）Bar-Sheep-犬 (kiuen)-Dog (图10)

助记句：Baa (r)! says the sheep. q.n. (Quid nunc?) says the dog.

这个形式是助记句子中最为复杂的处理形式。先导入一个示例，也就是“助记符”Baa (r)，这样叫的是“ Sheep (羊)”，构建起一个前例 EX。再引出同样结构的联想模式：“Quid nunc”，这样叫的是“Dog (狗)”。与例 1 相比，这种处理结构复杂得多。该处理过程如下：由“助记符”转移至“示例”，再从“示例”导入到目标词的“音”和“义”。而目标词的“音”和“义”的关系与“助记符”和“示例”的关系相符。由下图我们可以看出，“助记符”转向“示例”以及“音”转向“义”皆为实线箭头，是对于学习者而言比较容易产生联想的，我们叫做直接相关。但是，“示例”转向“音”的过程却无任何关联，只是单纯的“转移”过程。这样的话，就需要有一个对“音”的支撑，也就是图中表示的“助记符”要与“音”有着紧密地关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接相关”。否则，这一知识结构将无法成立。同样的，“示例”与“义”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关系。这样，通过导入“助记符”和“示例”，再引出具有相同关系的目标词的“音”和“义”来达到知识的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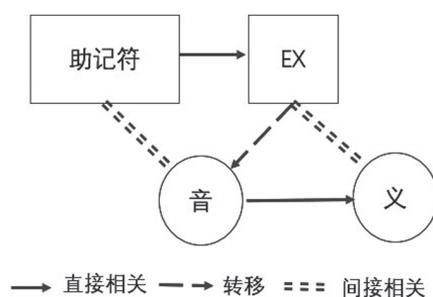


图10. “犬”的联想方式

(3) Ruin-see you-small

助记句：When **ruin** overtakes the great, then **see you SMALL** they are.

这个形式，在结构上与例1基本相同，都是由“助记符”转移至“音”，再到“义”，是比较单一的过程。但不同之处在于联想语音的环节较为复杂，例3的形式中“音”的部分不是由完整的一个英语单词构成的，而是由一个单词或两个单词相结合而成。如前文中提到的，A、B、C、D、E、F形式。

就此，《字典标目》通过以上三种模式将“既有知识”与“新知识”相结合，以解决学习者前期对于汉字的基本知识构建。

3. 关于《字典标目》的评价

若以现代外语教育领域的视角对此书做一个评价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语言习得的角度，《字典标目》对于“音”、“形”、“义”，三部分的侧重各不相同：

(1) 在语音方面，采用谐音对照的形式，目的是唤起记忆，所以并未执着于发音的准确性，而是仅仅统一了辅音的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

(2) 在字形方面比较薄弱，运用此法的话优秀的学习者也只能在“认读”层面没有问题，无法解决“书写”层面的问题。当然，这也与该书的标题“字典标目”呼应，其定义主要是一本助力于检索部首和学习基本汉字（日语假名）的工具书。

(3) 在语义方面，采用了现代联想识字法的诸多记忆方法。李娅（2016）中提到了应用联想记忆法主要包括的一些方法，而在当时，简多玛在汉字部首学习方面主要应用了“语义场联想记忆法”、“相近词汇联合记忆法”、“谐音联想记忆法”、“派生联想记忆法”相结合的形式。我们知道，在第二语言教育发展如此蓬勃的今天，我们在外语教学上可用的联想记忆法也十分有限。能够将几种联想记忆法融合在一本教材中，这无疑是智慧且新颖的，置于如今也值得参考借鉴。

总体来看，运用此法学习汉语时，可以较为系统性地发挥入门阶段的作用。但是，在214个部首（或基本字）学习结束后，学习者几乎不能用此法举一反三，扩展到其他汉字的学习。正如李润生（2019）中强调的一正确运用“联想识字法”的基本原则中：“联想识字法适用于部分汉字，特别是难学易错的汉字，避免错误类推”和“联想具有多样性和个体性，个人联想的内容不宜随意推广”。这也是其局限性所在。

其次，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看，体现了简多玛对于语言教授的超前性。行动主义心理学认为，作为教师应该是赏罚的传达者。而早年的认知心理学认为教师是信息的传达者，直到近年才有新的观念，认为教师应该是理解的指南者。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知识的传达，简多玛更加侧重于一种新的形式的构建。以教授

者的角度考虑,这是近年来提倡的要重视教授学习的方法而非教授内容本身,教员需要起到领路人的作用,这在19世纪无疑是一种十分新颖的思维方式。

最后,纵观西方学者对汉字认知方面的历史,他们十分重视部首的学习,这一点毋庸置疑。根据李无未、裴梦苏(2016)的调查研究,最早提到214部首体系的是德国学者门泽尔(Christian Mentzel, 1630-1694),早期他们引用的是《字汇》、《正字通》的方案。马礼逊之后的传教士或西洋学者编撰的汉外辞典或者汉语教材采用的大多是《康熙字典》的方案,他们往往会在字典的导论,或者在汉字板块对部首作详细的解释与说明,作为汉字学习的一环。但是,这其中却很少有以西方人自身的视角将汉字部首与音、义巧妙的结合到一起的教学方法,而简多玛恰恰弥补了此方面的不足。虽然,此方法与其他传教士对于汉字或部首的理解不同,但是通过笔者的考察发现此书存在重版并非只有一个版本。说明在当时此书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同时,简多玛在书中提到,这种方法在一些学校、学院中进行过实践,在教育领域具备一定的严谨性。不仅如此,此方法在当时也受到了其他一些知名传教士以及英国汉学家们的赞赏。放在如今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一种教学方法。作为今后的课题,我们可以试着以简多玛的思路,对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和日语学习者从部首教学延伸到汉字教学,或能对汉字教学领域起到一定地作用。

结语

简多玛在序文中谈到,他第一次在会议上发表这个方案是在1868年,如果算上他与萨摩斯共同研究的期间,那么这个时间或许会更早。在19世纪中期,虽然已经有了诸如卫三畏的《拾级大成》等教材,但外国学生们使用的更多的还是像马礼逊的《字典》这类由传教士编撰的字典,简多玛的这种联想助记法显然是十分新颖的,毫无疑问可以帮助到初学者们记忆发音及意义。但同时,《字典标目》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在字形或书写上则帮助不大,翟理斯在他的《字学举隅》的序文中提到,中国人学习汉字和非汉字文化圈的人学习汉字时,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当时的西洋传教士等在区分诸如“左”和“右”,这些形近字的方面相对薄弱,而中国人则不会将他们弄错(Giles 1874: ii)。所以,对于使用《字典标目》的学习者们来说,即使在能记住字音与字义,也很有可能回想不起正确的字形,或者在遇到“左”和“右”的时候还是会将它们弄混。

另外,在使用这本书前,学习者必须要花费时间去理解这一体系,花费时间去记忆这些助记句,有的助记句子则较长,有的带有两个分句,这毫无疑问会给学习者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同时,这个体系,或者学习是由简多玛既定好的,不能进行扩展,初学者们还是需要用传统的学习方法学习汉字,所以翟理斯并不推荐初学者们走这样的“捷径”。并且,《字典标目》在编排上也有许多混乱、不严谨的地方,性质上也很难将其视为一本教材,例如,有的页码与实际内容对不上,某些章节中途穿插了一些他人的评价,短文(Essay),又或者“女王皇室短诗(Victoria Regina Et Imperatrix)”,中文版的“上帝怜爱罪人”章节,以及中日两国的地理、历史、算术知识,这些都与实际教学关系不大。当然,从萨摩斯、理雅各、景雅阁、庄延龄、伟烈亚力等人的评价,或提供的帮助来看,《字典标目》还是有一定影响,可以视为那个时期英国汉学圈的一次尝试。

参考文献

-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446
- Asian Review* (1907) Working: The Oriental Institute: 200-201
- Herbert Allen Giles (1874) *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 Shanghai: Printed By A. H. De Carvalho, And Sold By Kelly & Co.: ii
-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7) Vol 38, Kelly & Walsh Limited: 226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05)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22, Albemarle Street, London, W: 430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07)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22, Albemarle Street, London, W: 786
- 李润生 (2019) 《汉字教学中运用“联想识字法”的基本原则》, 《汉语学习》第4期: 87-93
- 李无未、裴梦苏 (2016) 《西方学者汉字214部首体系认识史》, 《社会科学战线》第10期: 152-162
- 李娅 (2016) 《运用联想记忆法帮助记忆大学生英语词汇》, 《英语广场》第3期: 69-70
- 叶新, 潘俊辰, 周雷雷 (2021) 《“简多马”何许人也》,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第7期: 96-100
- 多鹿秀继 (2017) 『教育心理学 より充実した学びのために』第2版サイエンス社: 28

附录1. Key to the first hundred Prompters (前一百个助记符与部首的对应表)

0 Sea (生)	1 Tea (一)	2 Noyean (一)	3 May (丶)	4 Ray (丿)	5 Law (乙)	6 Show (丿)	7 Key (二)	8 Fee (宀)	9 Bee (人)
10 Daisy (儿)	11 Date (入)	12 Den (八)	13 Dome (冂)	14 Door (宀)	15 Dell (彳)	16 Dish (儿)	17 Deck (凵)	18 Dove (刀) (丩)	19 Daub (力)
20 News (勺)	21 Note (匕)	22 Nun (匚)	23 Name (匚)	24 Nero (十)	25 Nail (卜)	26 Niche (卩) (巳)	27 Nag (厂)	28 Navy (厶)	29 Nib (又)
30 Maze (口)	31 Moat (口)	32 Moon (土)	33 Mummy (土)	34 Mayor (夕)	35 Mill (夕)	36 Match (夕)	37 Mug. (大)	38 Muff (女)	39 Map (子)
40 Race (宀)	41 Road (寸)	42 Ruin (小)	43 Ram (尢)	44 Rarey (尸)	45 Rail (巾)	46 Rush (山)	47 Rock (巛)	48 Roof (工)	49 Robe (己)
50 Lass (巾)	51 Lad (干)	52 Line (彡)	53 Lime (广)	54 Lyre (彡)	55 Lily (艹)	56 Lash (弋)	57 Lake (弓)	58 Leaf (艹) (彡)	59 Lip (彡)
60 Chaise (彳)	61 Shade (心) (忄) (小)	62 Chain (戈)	63 Gem (户)	64 Chair (手) (扌)	65 Shell (支)	66 Judge (支) (女)	67 Cheek (文)	68 Sheaf (斗)	69 Chop (斤)
70 Case (方)	71 Cat (无)	72 Cane (日)	73 Coom (日)	74 Car. (月)	75 Coal (木)	76 Cash (欠)	77 Cook (止)	78 Cave (宀) (步)	79 Cup (女)
80 Face (毋)	81 Food (比)	82 Fan (毛)	83 Foam (氏)	84 Fire (气)	85 Fall (水)	86 Fish (火) (灬)	87 Fog (爪) (彡)	88 Fife (父)	89 Fop (爻)
90 Baize (片)	91 Bat (片)	92 Bone (牙)	93 Beam (牛) (犭)	94 Bar (犬) (豸)	95 Ball (玄)	96 Bush (玉) (王)	97 Bag (瓜)	98 Beef (瓦)	99 Baby (甘)

附录2. Key to the second Hundred Prompters (后两百个助记符与部首的对应表)

School	00 Slates (麻)	101 Desks (用)	102 Ink-stands (田)	103 Maps (疋)	104 Rulers (疋)	105 Lexicons (彳)	106 Chalk-boards (白)	107 Globes (皮)	108 Forms (皿)	109 Books (目)
Draper	110 Silks (矛)	111 Dresses (矢)	112 Nets (石)	113 Mantles (示)	114 Ribbons (肉)	115 Lace (禾)	116 Jaconettes (穴)	117 Carpets (立)	118 Furs (竹)	119 Broadcloths (米)
News- vender	120 Stamps (糸) (糸)	121 Telegrams (缶)	122 News- papers (网) (四) (彳) (四)	123 Music (羊)	124 Roman- ces (羽)	125 Letter- Paper (老)	126 Journals (而)	127 Cards (未)	128 Valentines (耳)	129 Periodi- cals (聿)
Milliner	130 Satins (肉) (月)	131 Trim- mings (臣)	132 Neele- work (自)	133 Muslins (至)	134 Artifi- Cials (白)	135 Illusions (舌)	136 Chips (舛)	137 Caps (舟)	138 Feathers (良)	139 Bonnets (色)
Artist	140 Sketches (艸) (艸)	141 Diagrams (虎)	142 Engravings (虫)	143 Models (血)	144 Origin- Als (行)	145 Land- scapes (衣)	146 Chalks (西)	147 Colours (见)	148 Frames (角)	149 Brushes (言)
Locks- mith	150 Scales (谷)	151 Tin (豆)	152 Nails (豕)	153 Mngs (豕)	154 Rods (貝)	155 Locks (赤)	156 Chainbolts (走)	157 Keys (足) (足)	158 Ventilators (身)	159 Bells (車)
Jeweller	160 Stones (辛)	161 Teles- copes (辰)	162 Neck- laces (彳) (彳)	163 Musical- boxes (邑) (邑)	164 Rings (酉)	165 Locketts (采)	166 Chains (里)	167 Clocks (金)	168 Vases (長)	169 Barome- ters (門)
Grocer	170 Soap (阜) (冫)	171 Tea (隶)	172 Nutmegs (佳)	173 Mustard (雨) (雨)	174 Raisins (青)	175 Lard (非)	176 Cheese (面)	177 Coffee (革)	178 Vinegar (韋)	179 Bacon (韭)
Fruiterer	180 Straw Berries (音)	181 Dates (頁)	182 Nuts (風)	183 Melons (飛)	184 Raspber- ries (食)	185 Lemons (首)	186 Cherries (香)	187 Grapes (馬)	188 Filberts (骨)	189 Pears (高)
Poulterer	190 Snipes (彳)	191 Ducks (門)	192 Nestlings (鬯)	193 Moulters (鬯)	194 Rabiits (鬼)	195 Larks (魚)	196 Chickens (鳥)	197 Geese (鹵)	198 Pheasants (鹿)	199 Partridges (麥)
Astro- Nomy		201 Twelvesigns of the Zodiac (黃)	202 Nebulae (黍)	203 Milkyway (黑)	204 Revolv- ingstars (滂)	205 Luminous- rings (暈)	206 Shootingst- arts (鼎)	207 Comets (鼓)	208 Fixed Stars (鼠)	209 Planets (鼻)
Types & Tropes	210 City (齊)	211 Tower (齒)	212 Net (龍)	213 Mine (龜)	214 Rock (龠)	215 Ladder	216 Ship	217 Garden	218 Fire	219 Panoply
Natural History	220 Serpents	221 Testacean	222 Insects	223 Man	224 Reptiles	225 Larva	226 Geological Genera	227 Quad- rupeds	228 Fishes	229 Birds
Meteo- Rology	230 Storms	231 Trade Winds	232 Noxious Vapours	233 Meteors	234 Rain	235 Lightening	236 Changes	237 Clouds	238 Frost	239 Borealis

